

王凤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赵飞燕

(上)



王凤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赵飞燕 (下)



责任编辑:于怀新
装帧设计:李文章
封面绘画:李文章



ISBN 7-80611-711-3



9 787806 117118 >

(全二册)
ISBN7-80611-711-3
I-657 定价: 35.00元

王凤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赵
飞
燕
(上)

王凤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赵
飞
燕
(下)

赵 飞 燕

王凤翔 著

责任编辑：于怀新

装帧设计：李文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伍 仁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三厂(石栾路 45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29 印张 72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5.00 元

ISBN 7-80611-711-3/I·657

(上下共两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王凤翔，1942年4月30日出生于河北省吕黎县。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65年初参军，历任排长、指导员、副团职干部。1984年5月转业，曾任秦皇岛日报社副总编辑、文化局副局长，现为河北省秦皇岛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

多年来一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著有报告文学《戈壁滩上的“商店”》、《老兵与树》、《穿过冬天的走廊》、大型话剧《开战之前》、《不能抛弃她》、大型现代评剧《真情在人间》、剧本《森严壁垒》、《满口青山夕照明》以及长篇军事题材小说《血染雄关》等。

本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目 录

第 一 章	骊山遇丽人·····	(1)
第 二 章	飞燕离行宫·····	(18)
第 三 章	血染古寺庵·····	(40)
第 四 章	玉殿拜婕妤·····	(56)
第 五 章	妒与尊之谜·····	(74)
第 六 章	患难识知心·····	(90)
第 七 章	圣君惩二侯·····	(105)
第 八 章	二宣赵合德·····	(121)
第 九 章	巫蛊出祸害·····	(140)
第 十 章	废后起廷争·····	(160)
第 十 一 章	飞燕巧夺嫡·····	(181)
第 十 二 章	择相贬外戚·····	(204)
第 十 三 章	龙舟掌上舞·····	(221)
第 十 四 章	昭台盼复出·····	(239)
第 十 五 章	欲权知轻重·····	(257)
第 十 六 章	槛折旌直臣·····	(274)
第 十 七 章	误召除张渤·····	(293)
第 十 八 章	三牲祭浮屠·····	(310)
第 十 九 章	荣归沛公祠·····	(329)

第二十章	事死如事生·····	(347)
第二十一章	仿燕遭厄运·····	(370)
第二十二章	三遣段会宗·····	(389)
第二十三章	逼葬揭淳于·····	(410)
第二十四章	施以静待哗·····	(426)
第二十五章	借机设圈套·····	(443)
第二十六章	贬侯赠卤簿·····	(462)
第二十七章	红阳侯败谏·····	(479)
第二十八章	生父逼子亡·····	(498)
第二十九章	巧免红阳侯·····	(514)
第三十章	奉旨赴洛阳·····	(531)
第三十一章	麒麟殿索信·····	(549)
第三十二章	许皇后之死·····	(566)
第三十三章	忠谏而不纳·····	(585)
第三十四章	媾和盼皇嗣·····	(605)
第三十五章	燕赤凤出走·····	(621)
第三十六章	牛犊载少年·····	(638)
第三十七章	宝灵寺隐患·····	(656)
第三十八章	壁衣闻嗽声·····	(674)
第三十九章	祸本起于喜·····	(690)
第四十章	绝食动君心·····	(708)
第四十一章	立嗣排异议·····	(725)
第四十二章	索土降使臣·····	(742)
第四十三章	媚主被主欺·····	(762)
第四十四章	燕后露狰狞·····	(781)
第四十五章	贺氏三坟莹·····	(798)
第四十六章	赵合德饮鸩·····	(817)
第四十七章	挟哀帝封号·····	(835)

第四十八章	逐相宠董贤.....	(855)
第四十九章	王莽欲出山.....	(873)
第五十章	莽连贬四后.....	(890)
后 记		(911)

第一章 骊山遇丽人

历史的画卷推展到阳朔三年，即：公元前 22 年。

古都长安东北处百十余里，有一座山，因山形似骊马，呈纯青色而得名骊山。山上林石矗立，松柏苍劲，泉水潺潺流淌，百鸟翱翔欢唱。凡游客来玩，必心旷神怡。但是，偶然可听到狼嚎虎啸，不禁令人毛发悚立。抬头仰望，连绵起伏的山峦，筑有一个个烽火台，相传乃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处。大山北麓还筑有秦始皇陵，无疑，这是令汉室历代君主不悦的前朝墓地。

旷野高山的空气是新鲜而甜蜜的。南麓，一条羊肠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大山深处。霎时，只见尘土飞扬，碎石乱滚，峡谷里恰似云遮雾障。原来是两匹骏骑搏云击雾般地飞入山来。

身跨白鬃马的一位壮年乃为汉孝成帝刘骘，年三十岁。当年，其父汉孝元帝刘奭，其母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秋季，生其于甲馆画堂，为世嫡皇孙，祖父汉孝宣帝刘询倍加疼爱，取名刘骘，字太孙，常随身边。父王元帝驾崩，已被立为太子的刘骘，由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辅佐他登基继位，即汉孝成帝。从前成帝或往来市巷，或远游微行，甚至一出入，都得由王凤管束，再加上王凤是他的母亲王太后的亲眷，因而不便轻动。此时，王凤刚刚离开人世，身旁的御史大夫王音但求无过，管什么天子近游都市，还是远历郊野，好似与他毫无相干。成帝由于长年身居朝宫理政，

实感寂寞，便悄然外出，以解愁闷。这天，他着装轻衣小帽，背弓箭，跨骏马，诡称为富平侯家人，任何人也看不出他是天子。

身跨青鬃马的名叫张放，年仅二十七岁，是故富平侯张安世的玄孙，世袭侯爵，敬武公主之子，汉孝成帝的外甥，曾娶许后妹妹为妻，貌似好女，媚态动人。眼下，他在汉室做侍中，但不务正业，平素喜好玩游，常常鼓动成帝远游微行。瞬间，他们纵骑来至山顶上，勒马停奔，翻身离鞍，分头将两匹马拴在相距不远的两棵松树上。

成帝体高胸阔，双臂修长，面容方正，浓眉大眼，确有古人尊奉的一副天子相。尽管在光华耀眼的金銮殿上有文武百官护驾，在富丽堂皇的宫中有数百名嫔妃陪伴，满天下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无人不羡，但他精神不佳，变得沉默，变得烦躁，动辄长吁短叹。他常常守在未央宫，独自徘徊。偶尔携许皇后到御花园观花赏景，将自己从理政的漫长岁月中解脱出来，在苦乐交融的汪洋里沉浮。他眷恋野蝶狂舞、野花芬芳、野草茸茸、野树丛生、野兽出没的骊山。幼年时，他就曾随祖父宣帝奔游骊山。久违了，可爱的骊山！一股被压抑许久的活力在他周身激荡，奔腾不息。他站在高处，双手撑腰，鸟瞰群峰峻岳。天高气爽，万里无云，秋风在天地之间与阳光辉映，构出一幅和谐的骊山景致。人为的修饰和建造总是有限，大自然的存在和装点才是永恒。他伫立好久，凉凉的山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渐消着他浑身的汗珠。南飞的雁阵，在长空“嘎啦嘎啦”地鸣叫，声音悠长而悲哀。他着实感到心在颤栗，感到非常脆弱，感到孤独凄楚，似乎心头涌起撕肺断肠般的痛苦。君颜流下无声的泪。他固有的豪气与体魄，在这座安谧的大山上，似乎遭到无形的蔑视。霎时，他恢复了常态，定了定双眸，一看身旁的张放，在默默相观自己，像是猜测他的心思。

“万岁，是不是在想许皇后、班婕妤呢？”张放撩起挑逗的媚眼，边说边递给他一块丝绸手帕。

“胡说！”成帝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一本正经地道：“老子曰，‘去子之虚志与骄气、泰色与嗜欲，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大丈夫贪妻恋子，不可大用，不仅害于身，而且害于国。”成帝说着，目光忧郁，眉峰锁起。

张放心里清楚，成帝哪里如此戒欲爱身，而是喜欢赏花醉酒，安享太平。还在他当太子的时候，父王元帝就为他选了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的女儿，配偶成婚。不久，生下一男。天公不作美，得病夭亡。待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许皇后容貌艳丽，十分聪慧，博通史事，善学书法，常宠于上，其余嫔妃很少能进见成帝，成帝唯同她在中宫取乐。廷臣们归咎许皇后，说她恃宠生妒，生逮下恩，其实是许皇后正处芳龄貌美，色艺俱佳，故独邀天子。如今，成帝即位十余载，许皇后年近三十，再也未能生养子女，花容月貌渐渐瘦损，云鬓乌发渐渐稀落，成帝素性贪色，见许后面目已非青春花红，自然生厌疏远，于是移情于其他妃妾，格外宠爱那位班婕妤。班婕妤是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生得聪明伶俐，秀色可餐。今晨临来骊山，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辇，婕妤推辞道：“妾身观古时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从未听说有哪位名主携嫔妃同游，唯夏商周三代末主，方有嬖女相随。今陛下欲同妾共辇，岂不与三代末主相似，故妾身实不敢奉命。”班婕妤一席善语打消了成帝那颗恋情的心，而是更加尊爱这位班婕妤女士了。后来，王太后闻班婕妤之言，心中分外高兴，极口称赞道：“识国体，顾大局，古有楚庄王夫人樊姬，今有班婕妤呀！”

“汪！汪！汪……”

树林深处传来一阵狗吠声，一下子将张放、成帝的思绪拉回到山上。他二人密切注视林子里的动静。

突然，一只棕褐色狐狸“噌、噌、噌”地穿出树林。

两匹马被惊吓得“唉儿、唉儿”地乱叫。

成帝赶忙从背上取下弯弓，正欲搭箭穿射，只听“嗖”地一

声，飞来一尾雕翎箭，那只狐狸应声倒下。他和张放正在纳闷，只见一位猎人一手持钢叉，一手拿弓箭，肩背猎获的野兔和孢子，腰系一块豹子皮，威风凛凛地走出树林。跟在猎人身后的一只乌黑猎狗，伸舔着红布条般的舌头，“哈咪哈咪”地喘着粗气。那猎人直奔射死的狐狸而来。

“好箭法！”成帝赞叹道。

“这位猎户收获不小啊！”张放看后不觉有些眼馋。

“俺从小生长在山上，猎取这等兽物算不了什么。”猎人说说着将弓箭套在肩后，猫腰拾起那只被射死的狐狸。

“猎户，捕获这么多野物做何等用场呢？”张放边说边走向猎人跟前。

猎人看了看张放，又看了看成帝，心里猜测对方像是侯门少爷，有心不答话，但转念一想，自己在阳阿公主家做猎手，万一他们同公主家有来往，岂不落个不是，于是回答道：

“不瞒二位壮士说，我的妻子已二十二岁，结婚四年，至今未开怀，卖了猎取的这些野兔、孢子，为的是给她抓付汤药，治治这不孕之症，万一得个小后生哩！”

猎人说着又提了提手中的狐狸，继续补充道：

“弄下这张狐狸皮，好给阳阿公主制做条兽皮围脖儿。”

“请问这位猎户，你怎么认识阳阿公主？”成帝急忙问道。

“岂止认识，我在阳阿公主家中当猎手。”

“噢，阳阿公主身体可好？”成帝一听这猎人在妹妹家中做猎手，便牵肠挂肚地盘问。

“她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身体怎能不好！”

张放听这猎人讲话不够礼义，脸上立即涌出怒意，欲向前严谴。成帝已看出张放的动意，马上挥手制止，心想猎人乃庶民，虽然说话耿直、倔犟，但对他二人无甚大碍，反而对此人产生几分敬意，于是又细问道：

“请问猎户，尊姓大名？”

“小人不敢，姓贺名岩。”

成帝从未去过阳阿公主宫，只听妹妹说过，她的住宫设在骊山西北角，取名骊山行宫。今天，本想同贺岩一块儿前往，但到骊山尚未尽兴，心内不忍离去，于是他叮嘱对方道：

“贺岩大兄，请你回宫后，禀报你家公主，就说长安来了两位亲友，午后到宫中小憩！”

“小人照办。”贺岩说完话，带着猎狗，提着猎物，朝西北山麓走去。

“万岁，你我已解劳乏，何不抓紧射猎呢？”张放催促道。

“好，咱俩牵马足行，以防意外。”

于是，他二人分别解下缰绳，各牵快骑，徜徉在松柏与沙枣树混杂的林子里。忽然，一只山鸡飞来，张放搭弓追射，“噌”地一声，箭离弦，刺禽身，那山鸡“扑扑棱棱”地堕入树灌丛里，不再动弹了。

张放只身跑过去欲拾那只死去的山鸡，只听传来“嗷嗷”叫声，那叫声，穿云裂石，地动山摇。成帝大声喊道：“张放！快，快回来！”

张放显得异常害怕，连滚带爬地回到青鬃马前。他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只黑熊，晃晃悠悠地朝他们走来。张放吓得目瞪口呆，魂飞魄散。

这时，成帝倚靠在白鬃马背上，抽出雕翎箭，弓满如圆月，“嗖”地一声射出，那只箭一下子穿进黑熊胸部，黑熊“嗷”地一声倒下了。张放又要动身，成帝当即制止：

“别动！”

可不是，那只黑熊又翻了翻身，用前掌支撑身体，艰难欲立，很显然还没咽最后一口气。成帝又一次搭箭穿射，那箭头恰巧射进黑熊头部，黑熊立刻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张放松了口气，高兴地嚷道：

“我主万岁！洪福如天！”

成帝和张放一起跑了过去，拾起山鸡，抬着黑熊，回到快骑前，遂将黑熊搭在青鬃马背上，二人骑马下山，奔向西北山麓。

山脚下，一马平川，一片绿色。远方，绿中一缕炊烟飘散入云，像柔情的梦。成帝一看，心中不时地猜测，骊山行宫一定不远了，但脚踏三叉路口处，不知走哪条路才能直奔骊山行宫。又仔细一瞧，旁边一棵白杨树拴着一匹枣红马，唯不见人影。他俩正犯狐疑，忽然听到“哈哈哈哈哈……”一阵开怀笑声，笑声过后，从马肚子下边钻出一个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位猎人。

“贺岩大兄！”成帝惊奇地喊道。

“公主唯恐二位走错路，派我来接你们。”贺岩说着，解开缰绳，翻身上马。

他们仨择中间一条小路，快马扬鞭，直奔前方。不多时，只见一片梧桐树林掩映着绿瓦围墙，红楼秀阁。贺岩挥鞭一指道：

“二位壮士，那就是骊山行宫。”

瞬间，三匹快骑赶到宫门前。

成帝勒缰观看，只见妹妹阳阿公主粉面朱唇，柳眉杏眼，乌黑油亮的头发高高隆起，别着闪亮发光的金玉簪，两鬓秀发内的一双耳垂戴着红绿宝石的耳坠，身着红缎衣服，肩披棕色狐狸皮斗篷，虽然年已二十八岁，看上去仍不失少女风姿。她的两旁站着数十名侍卫和美女，其威严不亚于长安京城内后宫的嫔妃。

“皇兄驾到，恕小妹未能远迎之罪！”阳阿公主伏地行跪拜大礼。

众美人和侍卫赶忙随公主跪尘埃山呼万岁。

贺岩一看此情此景，不由得惊愕发呆，待成帝、张放已经下马时，方清醒过来，便急忙翻身离鞍，甩掉缰绳，跪伏在地。愧疚地呼道：

“万岁！恕小人不识君王之罪！”

“御妹！快快请起。”成帝先是搀起阳阿公主，又转身对贺岩道：“贺岩！朕恕你无罪，谢你带路之功，免礼平身！”

“皇兄，母后身体可好？”阳阿公主问道。

“康泰健爽。分别数载，御妹身体可好？”

“多谢皇兄！小妹一向健康。”阳阿公主一听哥哥刘骢这般关心自己，激动得流下热泪。

“参见姨母！张放跪倒地下，向阳阿公主施大拜礼。

“这位是？……”阳阿公主问道。

“御妹，他是侍中张放，敬武公主之子。”成帝在一旁介绍道。

“喔唷，甥儿！快，快起来！”阳阿公主搀起张放，继而问道：“敬武姐姐可好？”

“多谢姨母惦挂，我母身体尚好。”张放起身答道。

“贺岩！你将万岁、侍中的马匹牵入厩棚。”阳阿公主命令道。

“是！”贺岩牵起三匹快骑奔入马厩。

“请皇兄、甥儿进宫内歇息吧！”

“好！御妹，请！”

“请姨母先行！”

“皇兄、甥儿，请！”

他们谦让着。但还是成帝迈大步头前进入，阳阿公主紧跟，张放快步尾随，众美人、侍卫也紧紧簇拥在他们的身后。

一条铺着青石板的人行道向宫内延伸。两旁，设置的一个个木质高盆内，长着一棵棵齐人胸膛的石榴树。天虽过午，阳光洒下，仍照射得满院生辉，尤其映得那一个个大红火球般的石榴更加刺人眼目。穿过月亮门，是一条铺着青砖的人行道。两侧耳房前，摆着十余盆盛开的五颜六色的菊花，一阵阵芬芳馨香味儿扑人脸面。成帝边走边看，那种惦念妹妹的怅惘之情渐趋消散。

他们来到银玉堂。这里是阳阿公主接待高贵宾客的堂室。万